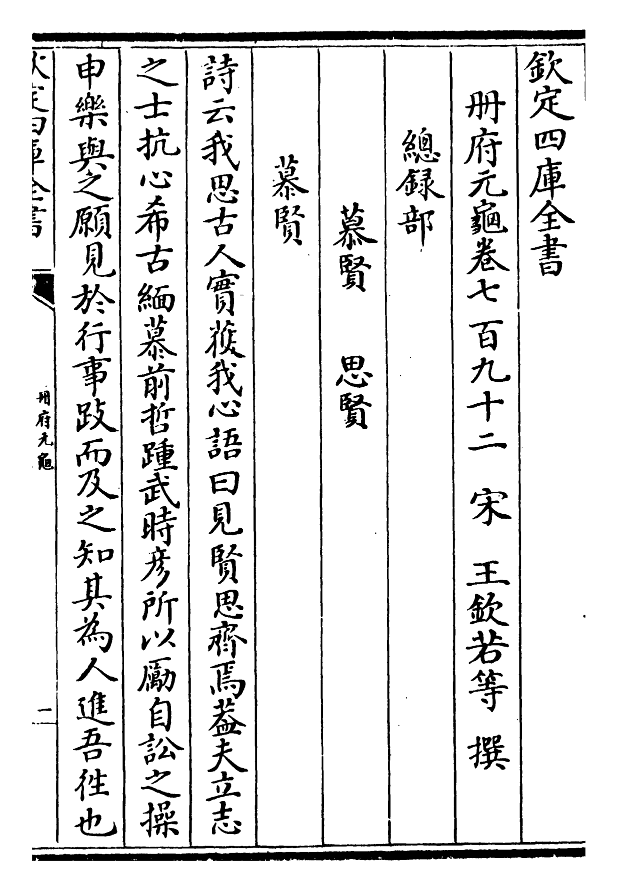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慕賢　思賢

慕賢

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語曰見賢思齊焉蓋夫立志之士抗心希古緬慕前哲踵武時彦所以勵自訟之操申樂與之願見於行事跂而及之知其為人進吾往也

斯皆崇德廣業修身踐言瞻之在前猶恐不及者也至其降心屈體從游請益冒涉危難樂聞道義形於詠歌著之繪素不憚行役期揖符采遠摭風尚以自倫擬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斯之謂歟

趙文子晉大夫與叔譽觀乎九原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作起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陽處父襄公之太傅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己為狐射姑所殺沒終也植或為特其舅犯乎文子曰

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謂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君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亡要君以利是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晉人謂文子知人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而不没人之善七汲汲蓋蘧伯玉之行存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銅鞮伯華介

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竝世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商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

淳于髠者齊之贅壻也事齊威王髠愽聞强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

漢袁盎景帝時為太常與大將軍竇嬰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

汲黯為主爵都尉好游俠任氣節行修絜其諫犯主之顔色嘗慕傅伯袁盎之為人

鄭當時為世子舍人其慕長者如恐不稱恐不稱其意自見

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少時名犬子既學慕藺

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藺相如義而有勇故追慕之終文園令

司馬遷為太史令嘗曰晏子諫說犯君之顔此所謂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

所忻慕焉又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

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

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

後漢張純為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跡務於無為

申屠剛扶風茂陵人也質性剛直嘗慕史鰌汲黯之為人為大中大夫病去官卒於家

侯霸字君房為大司徒時京兆王丹隱居養志質性方潔建武中徵丹為太子少傅霸欲與交友及被徵霸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漢末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鄧隲為虎賁中郎將當朝貴盛聞侍中張霸名行欲與為交霸逡巡不答

馮胄字世威奉世之後為司徒李郃門人甞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為人後隱處山澤不應徵辟

荀爽字慈明少時甞就謁李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

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爽後位至司空

張楷字公超蜀郡成都人侍中霸之子也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甞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皆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黄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建和三年下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

崔瑗為濟北相李固為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叙殷勤

范丹字史雲陳留外黄人好違時絶俗為激詭之行甞
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為萊蕪令不到官後辟太傅
司空府
馬寔字伯騫所欲友接負笈荷擔不遠萬里王暢未仕
時寔慕其高名往薦之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林宗有母憂徐穉往弔之
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
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

嘗於陳梁間行役雨巾一角折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泰別傳曰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嘗盈車林宗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黄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惘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久不見叔度自以為不及既覩其

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竟無所就天下號曰徵君

陳實為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之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實欲以為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實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緦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實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少以篤行稱皓及荀淑竝為士大夫所歸慕九辟公府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及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絃琴樂古五就州招膺台輔遂巡王命卒歲容與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時何顒與陳蕃李膺善蕃膺之敗遂為宦官所陷顒乃改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豪傑有聲荆豫之域紹慕之私與往來及黨錮解辟顒司空府

魏邴原北海人黄巾起將家屬至遼東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授教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為司空掾原至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性剛直疾惡嘗慕汲黯之為人卒於東平相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累以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不起卒初寧妻先卒故知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

之言意甞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田豫漁陽人為衛尉遜位拜太中大夫罷官歸居魏縣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墓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傾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

吳曹㬠高燉煌人為滎陽令東海相趙洛之官道經滎陽㬠慕洛之故孝廉也路迎謁候洛不為留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

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

晉傅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推賢樂善嘗慕季文子仲山甫之為人至元庸中為司隸校尉卒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少有風格以雅重稱嘗慕其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起家為太子舍人

劉疇字王喬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為閻鼎所殺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

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

王尼字孝孫本兵家子寓居雒陽卓犖不羈初為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雒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廄下與尼炙羊飲

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長假因免為兵

嵇紹為侍中及遇害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嘗慕王澄為人澄亦雅知之以為已亞遂為友善內總心膂外為爪牙尋用為成都內史

王導為司徒以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布數千端鬻之

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

阮修字宣子嘗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後為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

謝安字安石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過江為太保專朝政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問其歸資答曰只有蒲葵

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為雒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斆之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濟陽江惇少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徃候之始面便終日譚宴結歡而别司空何充為揚州辟晷為主簿

郄超為司徒左長史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衆所宗貴如此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仕後秦姚萇為左僕射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為人

宋王弘為太保凡動止施為及書翰義體後人皆依放之謂為王太保家法

劉湛字弘仁南陽平陽人也少負其志氣嘗慕汲黯崔琰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湛後為丹陽尹光禄大夫

謝靈運為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襲封康樂公性奢豪

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劉凝之字志安南郡支江人少慕老萊嚴子陵為人立屋野外州里重其德三禮辟不就

王宏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也有高尚之操謝靈運顔延之竝相欽重宏之初為衛軍參軍後解職家會稽上虞及卒顔延之欲為作誄書與宏之子曇生曰家君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毫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

竊以叙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詠竟不就

袁粲陳郡夏陽人為司徒中書監初名愍孫幼慕荀奉倩之為人白孝武求改名為粲不許至後言於明帝乃改為粲字景倩

南齊何戢字慧景廬江灊人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為小褚公為左將軍吳興太守卒

柳世隆河東解人少有風槩當時名士張緒王延之沈淡之徒雅相欽慕以為君子之交為左光禄大夫侍中

卒

徐伯珍東陽太末人也於蒙山立精舍講授宋明帝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

王寂僧虔子也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挹為秘書郎卒

周顒字彦倫汝南安成人每賓友會同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轉國子博士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辨

宗測隱居廬山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

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絶賓友惟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説荆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别駕宗沂口致勞問測咲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

劉璡為武陵王曅參軍行至吳璡謂人曰吾聞張融與陸慧曉竝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悋之萌盡矣

梁韋叡為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為人因書之於壁以自況

王騫字思寂性凝簡慕樂廣為人未甞言人之短不事產業有田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甞為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甞不周以此為愧後為度支尚書卒

王筠初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之遂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陸機曾為殿中郎後為平

原史內王文度王坦之字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在齊為諸王侍讀奉朝請後辭禄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深慕張良之為人云古賢莫比

沈顗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顗幼清静有志行慕黄叔度徐孺子之為人屢徵南陽王左常侍太子舍人皆不起

馮道根字臣基湘陽人也微時不學既貴初讀書自謂少文嘗慕周勃之器量累遷左右上將軍

後魏傅永為平東將軍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矟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遂慕杜預近好李沖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勑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

崔承宗齊州人其父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國遂為隔絶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黄

門侍郎孫惠尉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
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北齊司馬膺之字仲慶好讀太玄經注揚雄蜀都賦每
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河清末為光祿大夫

盧叔武范陽涿人也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
亮之為人徵太子中庶子不起

後周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銀青光祿大夫靜慮
子也親没撫諸弟以篤孝聞滎陽鄭穆嘗謂其從弟文

直曰裴長寛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遊處寛後官至涉州刺史

于謹封燕公時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唐瑾賜姓宇文氏謹勲髙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為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更賜謹姓萬紐于氏謹乃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瑾亦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謹為朝望所宗如此

楊敷字文衍華山公寬之子也少有志操重然諾每覽書傳見忠臣烈士之事嘗慨然思慕之官至汾州刺史

韋夐高尚不仕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夐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夐談謔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夐至賓館夐不時赴弘正仍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時所欽挹如此

隋虞慶則京兆櫟陽人初以弋獵為事中便折節讀書嘗慕傅介子班仲叔為人大業中桂州道行軍總管

唐崔敦禮雍州咸陽人少涉文史重節義嘗慕蘇子卿之為人顯慶初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李綱觀州蓨人也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張綱傳慕而改之字文紀卒為太子少師

楊師道為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餘風

潘好禮初為鹿城縣主簿則天朝徐有功為地官員外郎好禮深慕其為人因著論焉

陸象先為工部尚書象先即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充皇太子侍讀賀知章族姑子也知章性放曠善諧謔當時賢達皆仰慕之象先與知章特相友善象先嘗謂人曰賀兄言論倜態真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濶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悋生矣

李進太僕少卿暈子樂善愛才慕當時名士與之交結裴冕為左僕射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竊其貨謂曰僕射樣也

後唐宰相李愚少慕晏嬰之為人故初名晏平

思賢

詩有彼留之嗟語有則亡之感故知賢者旣徃遺思是深乃有服其嘉言念其婉畫失師律以追悼不聞過而增歎以至經舊遊而慟哭瞻高壠而盡哀乃知擅其風流必加欽慕雖年祀寖遠而聲猷益彰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趙簡子晉大夫劉文公會諸侯大夫伐楚反自召陵鄭

子太叔未至而卒簡子為之臨喪甚哀曰黃父之會在魯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也無謀非德非所謀也無犯非義傳曰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又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愕愕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復與諸大夫飲於洪陂之臺酒酣簡子

涕泣諸大夫皆出曰臣有罪而不自知已簡子曰大夫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唯諾不如一士之愕愕昔者紂王默默而亡武王愕愕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過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孔子哭顏淵慟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不自知已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又曰噫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天喪予者若喪已也重言之者痛惜之甚

叔向晉大夫也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之與比而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可言皆從

後漢梁鴻友人高恢字伯達少好老子隱華陰及鴻東遊思恢作詩

田豐字元晧為袁紹别駕天姿瓌傑權畧多奇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徒衆畧盡軍將皆撫膺而泣曰向使田豐在此不至於是

蜀諸葛亮為丞相先主將東征吳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切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法正字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賴尤荆州人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允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尤掾屬喪楊顒為朝中損益多矣（楊顒為諸葛亮東曹屬典選舉顒死亮垂泣三日）

蔣琬為大將軍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況鄙郡乎其見重如此

王謀字元泰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先主以謀為少府

晉羊曇太山人知名士也為謝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作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

孫惠為大將軍參軍陸機及弟雲雲弟耽為成都王所

害惠與淮南内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

謝鯤為王敦長史時衛玠卒葬於南昌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

王衍為領軍阮柯為長史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心經誥博學浩聞及卒衍哭之甚慟

何充為吏部尚書咸康六年司空庾亮薨及葬充會之

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劉惔為丹陽尹雅善言理簡文初作相與王濛並為談客濛卒臨殯惔以犀把麈尾置棺中因慟久之

孫綽字興公善屬文有高尚之志丹陽尹劉惔卒惔字真長綽為之誄云居官無官之事處事無事之心時人以為名言後綽嘗詣褚裒言及惔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裒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為名流所敬重如此

桓玄聞王珣卒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爽悟經史明徹同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用才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之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居之故也棄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耳

宋顏竣為湘東王師時會稽太守張暢卒於官顏竣表世祖曰張暢遂不救疾東南之秀早樹風範聞之悽愴

深切常懐

梁殷芸陳郡人也累遷秘書監任昉好奬進士友延譽者率多外擢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及卒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

劉之遴爲南郡太守劉顯爲郡陵王長史及卒之遴啓皇太子曰甞聞夷叔柳下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不朽之事寄之題目懐珠抱玉殁世而名

不稱者可謂長太息孰過於斯竊痛沛國劉顯耽讀藝文聰明特達合棺郢都䰟歸上國下宅有日須鐫墓板畧撰其事令輒上呈伏願鴻慈降茲眷藻其枯胔以慰幽䰟乃命誌銘

後魏蘇湛中書侍郎姜儉從母兄也儉為蕭寶夤雍州從事寶夤反敗儉為城人所殺湛每謂人曰以姜儉才志堪致富貴惜其不遇命也如何

李神雋為儀同路法嘗幼而修立為郡功曹早卒神雋

與之有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嘗足為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知也

隋楊素字處道高祖時為御史大夫時御史大夫柳弘卒於官辟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頴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絶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雒川之文其為士友所痛惜如此

唐房玄齡魏徵俱為相竝美戴冑才用俱與之親善及冑卒後嘗見其遊處之地數為之流涕

宋璟為相魏知古為工部尚書卒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者其在魏公乎

周馮道為相初漢劉審交為汝州刺史卒道聞之曰予嘗為劉汝州僚佐知其為人廉平慈善無害之長也判遼磁治陳襄青皆稱平允不顯殊尤理汝也又安有異哉民之租賦不能減也餒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而使君何有於我哉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懷感如此者誠以不行鞭撲不行刻

剥不因公以徇私不害物以利已確然行長利之事溥
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禄守禮分而已凡從事於斯者
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愛
慕之今天下戎馬之後四方凶盜之餘杼軸空而賦斂
繁人民稀而倉廩匱謂之康恭未易輕言侯伯牧宰若
能哀矜之不至聚斂不殺無辜知民是邦本政為民命
和平寛易即劉君之政安足稱耶復何患不至於令名
哉道仍為著哭詞六章鐫於墓碑之陰焉

册府元龜卷七百九十二

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長者

仲尼有言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皆長者之謂歟然則訥言敏行寛柔溫豫篤誠心以待物守不欺而無貳致美於它人處衆之所惡斯葢急病讓夷薫心濡首先民之攸重禮經之為貴

也至有臨難無苟免覩過以知仁御下以至寬誨盜以歸善州里率德而咸服政教不嚴而自治使民無爭而怨益亡信為天地之紀有道之極致乎

漢田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文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帝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

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疑其盜取）不疑謝有之（告云實取）買

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惟恐人知之其爲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爲長者

張歐爲御史大夫歐爲吏未嘗言案人剸以誠長者處官官亦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

後漢趙孝以父任爲郎其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孝每告歸嘗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亭長

不肯内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卓茂初辟丞相府吏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别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惟不好爭如此

甄宇建武中為博士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

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甚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

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時稱其長者有宰相器位執金吾

梁鴻扶風平陵人也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它財欲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

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常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周嘉汝南人仕郡主簿太守何敞討賊為賊所圍嘉號泣請以死贖後太守寇恂舉為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駑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

陳重舉孝廉為郎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厚辭謝之重曰

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喪者誤持鄰舍郎絝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絝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絝還主其事乃顯

劉寵為太尉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常出京師欲息旅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劉寛常坐客遣蒼頭市酒遲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産寛須臾遣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

言畜産辱孰甚焉故言懼其死寛甞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寛車中認之寛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首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寛曰物有相類事容脱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校報也論語曰子曰犯而不校

陳實穎川人也為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髙倫用教署為文學掾實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實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

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實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倫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自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强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實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建寧中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實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

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首歸罪實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

淳于恭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輙助為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位侍中騎都尉

劉虞在鄉里時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為是虞牛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位太尉

姜肱彭城廣戚人也常遇盜但掠奪衣資而已旣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高鳳南陽葉人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闘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

戴封遇賊財物悉被掠奪唯餘縑七疋賊不知處封乃

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之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𦋺物位太常

承宫瑯邪人常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熟人就認之宫便僻而去由是發名位侍中祭酒

公沙穆北海膠東人常養猪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齎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

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賣直買者言賣價私約亦復
辭錢不取穆乃不受錢而去仕至遼東屬國都尉
段頴為護羌校尉坐討羌無功輸作左校吏人守闕訟
頴以千數朝廷知頴為郭閎所誣詔問其狀頴但謝罪
不敢言枉京師稱為長者
滕延為京兆尹有名理世稱為長者
高順為吕布將布後疏順以魏續有内外之親悉奪順
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

無恨意

魏管寧北海朱虛人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牽牛著涼處自為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吳陸遜為大將軍兵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嘉吏大帝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也帝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少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畒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歸焉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宫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蹔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以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釋民繫民慙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

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

晉庾純與荀販俱為大將軍所辟販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販以為愧恨後純坐事免復為散騎常侍販奏純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奏販以私議貶奪公論誣罔朝廷販坐免官販既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

阮裕常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

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位東陽太守

鄧攸既陷石勒長史張賓先薦之勒以禮焉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對燈温酒為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位右僕射

王延西河人也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

無各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

桑虞魏郡黎陽人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踰者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為之開道及偷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歡然盡以瓜與之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默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貍偷去君何

以疑人乃將脯主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授之不顧位寧朔將軍

周訪字士達漢末避地江南因家廬江尋陽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

庾亮為征西將軍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利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為鄉里所重常推誠行己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宏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

庾亮稱之以為長者官至大司農卒

郭文隱居餘杭大辟山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

酬下價者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

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麄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

鹿於菴側文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

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之

范喬陳留縣外黄人字伯孫高尚不仕邑人臘夕盜斫

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諭曰卿

節曰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為其通物善導
皆此類也外黄令高顧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
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貫異於
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不穢為人所歎
服如此
孫晷吳國富春人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割其稻者晷見
而避之須去而出既而自割送與之鄉鄰感愧莫復侵
犯

郭翻字長翔少有志操辟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為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焉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為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為

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沉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沉没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

朱沖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為事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水上大慙以犢還沖沖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為暴位太子右庶子

宋謝弘微口不言人短長而兄曜好臧否人物曜每言

論弘微常以他語亂之位侍中

謝方明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為牧守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使無迹可尋

郭原平有志行為鄉里所推每出市賣物人問幾錢裁言其半如此積時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價要取微賤然後取直居宅下濕遶宅為溝以通於水宅上種小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

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採筍置籬外隣曲慙愧無復取者又常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相鬭者為吏所録鬭者逃散惟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識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位會稽太守

沈道虔吳興人居石山下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仍自逃隱待竊者去乃出人又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

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敢受道虔使置其門内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爭輒云勿令居士知

吳國義與人也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劉凝之字安隱南郡枝江人常為封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有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令家中覔新者備

之此人後於田中得所失屐乃送還不肯復取凝之宋書梁書皆有傳

南齊沈麟士吳興武康人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韓係伯襄陽人也襄陽土俗隣居種桑樹於界上為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

梁王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以來門風多寛恕志尤惇厚所歴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脱志車幰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為長者位散騎常侍

裴子野遷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

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

明山賓性篤實家中常乏用貨所乘牛既售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脱發無容不語買主遽退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位至侍中

何點廬江灊人也甞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司盜懼乃受之催令急去

庾詵新野人也常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嘿不言恣其取足

范元琰吳郡錢塘人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惟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問盜者為誰答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蔡凝自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之郡吏令左右修緝
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不亦可乎
後魏高允為尚書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和十年四月
有事西郊詔以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轅登車馬忽驚
奔車覆傷眉三處孝文明太后遣醫藥護治存問相望
司駕將處重坐允啓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黄門
蘇興壽扶持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
不令聞徹

李孝伯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太武言其所長不隱人姓名以為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位秦州刺史

崔光韶其家資産皆弟光伯所理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曽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位太傅諮議參軍

邢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為時人所愛敬位尚書令

李元忠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契免責鄉

人甚敬之孝莊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疋元忠惟受一疋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捨避位驃騎大將軍

尒朱代勤為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民射獸誤中其髀代勤乃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聞之咸感其意

宇文測為駙馬都尉在雒陽之日曾被竊盜所盜之物

即其妻陽平主之衣服也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遇赦得免

趙琰字叔起初苻氏亂琰為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饘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勑留輕粃嘗送子應冀州聘室從者於路偶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還於本處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即命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後為淮南王府長史

北齊崔暹為吏部郎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篤人士言邢邵宜任府僚可以兼管機密宣武因以徵邵甚見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毁暹宣武不悦謂暹曰卿説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説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嫌

元文遥後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有地十頃與物無競仕齊為侍中魏之將季孫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遥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遥大驚追加

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閑田
後周孟信魏末為趙平太守及去官居貧無食惟有一
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
在任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
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買也杖其兄子買牛
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
請不得乃罷買牛者文帝帳下人也文帝深歎異焉
趙軌為衛王爽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

入田中暴人禾軏駐馬待明於是方知禾主酬直而去

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

隋盧昌衡常行至浚儀所乘馬為他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議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也拒而不受性寛厚皆此類也位儀同三司

張文詡為博士仁壽末學廢策杖而歸嘗有人夜中竊割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

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論之始爲遠近所悉隣家築墻心欲直之文詡因毁舊堵以應之詡甞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謂其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短者皆此類也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隋有天下畢志不仕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割其禾黍者黙而避之其家僮甞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其窮困

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

元褒字孝整為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所劫其人疑同伴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寬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帝遣使窮治之使者薄責褒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褒便即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所帝謂褒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為人所謗不付法司

縣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刑法不持文書約束至今為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絏横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帝歎異之稱為長者

唐楊再思鄭州原武人也少舉明經授𤣥武尉充使詣京師止於客舍會盜竊其囊裝再思邂逅遇之盜者伏罪再思謂曰足下當苦貧匱至此無行速去勿風聲恐為他人所擒幸留公文餘財盡以相遺盜者賫去再思

初不言其事假貸以歸

王友貞口不言人過時論以為真君子後特授太子中舍人員外

源乾曜玄宗時為京兆尹仍京師留守乾曜政存寛簡不嚴而理嘗有仗内白鷹因縱逸遂失所在帝令京兆切捕之俄於野外獲之其鷹挂於叢棘而死官吏懼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常理主上仁明當不以此寘罪必其獲戾吾自當之不須懼也遂入自

請失旨之罪帝一切不問衆咸伏乾曜臨事不懾而能引過在已也尹京三年政令如一

孔述睿為祕書監史館修撰時令狐峘亦充修撰與述睿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皆讓之竟不與爭時人稱焉

杜黄裳性雅澹寛恕心雖從長口不忤物位平章事

任廸簡為天徳軍使李景畧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醯進廸簡知誤以景略法嚴慮坐主酒者乃勉

飲盡之而僞容其過以酒澆白景畧請換之於是軍中皆感悅

錢徽爲禮部侍郎長慶元年知貢舉放進士鄭明等及覆落郎等十人貶徽爲江州刺史先是宰臣叚文昌翰林學士李紳懇言進士楊子渾周漢賓二人於徽繼以私書及徽貶有諷徽令盡獻文昌李紳等私書帝必開悟者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邪命子弟焚之時議以爲君子

後唐王正言為魏州觀察判官莊宗平定魏博正言仍舊職任小心端慎與物無競嘗為同職司空頲所陵正言降心下之

晉崔棁屬詞頗工凡受託而作者必親札致之即焚其藁懼泄人之假手位太子賓客

册府元龜卷七百九十三

册府元龜卷七百九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知禮　家法　矜嚴

知禮

夫衣冠中而動作慎有方之士也是故君子以禮自防擇地而蹈著誠而去僞别嫌而明微如衡誠懸豈輕重之或爽猶水在罍故方圓而有準處閨門則宗族序在

朝廷則君臣正祗庸之德於是乎生殆辱之尤無自而入信哉釋回增美安上治民捨禮何以哉

石祁子衛大夫駘仲之子也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卜者言齊潔沐浴則得吉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季武子魯大夫武子成寢（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杜氏之葬在

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自見夷人寢以為宅欲文過墓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

延陵季子吳公子也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季子名札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州來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往弔之其坎深不至於泉以生恕死其斂以時服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

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而遂行也行去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陳尊己魯人乾昔之子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婢子妾也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善尊己不陷父於不義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

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戀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哀戚本也祭祀末也

仲由字子路為季氏宰宰治邑吏也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謂舊時也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偏任為跛依物為倚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

朝而退 室事祭時堂事殯尸 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多其知禮

曾參武城人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 徒謂客之旅 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 以為不可發於人館 曰反哭於爾次 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焉 曾子北面而弔焉

曾子寢疾病 病謂病困 樂正子春坐於床下 子春曾參弟子 曾元曾申坐於足 元申曾參之子 童子隅坐而執燭 隅坐不與成人並坐 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 華畫也簀謂床笫也說者以睆為刮節目字或為刮 子春曰止 以病困不

可動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虚憊之聲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未之能易已病故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為卿而不為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覬也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童子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成已之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斃仆也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命雖困猶勤於禮

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也曾子弔於負夏（負夏衛地）主人既祖填池（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為奠徹去聲之誤也奠徹謂遣奠徹祖）推柩而反之（反之於載處曾子欲更始）降婦人而後行禮（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復反之而又降婦人葢欲矜賓於此皆非禮也）從者曰禮與（怪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辭）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疑曾子言非）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明反柩非）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子游且服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曾子蓋知臨喪無飾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夫夫猶言此夫也子游於時名為知禮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

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也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服且善子游與及也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封築土為

墍堂形四方而高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見若覆夏屋者矣屋謂茨芃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平見若斧者矣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從若斧者馬孔子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馬鬣封之謂也谷閒名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板蓋廣一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上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詩云縮板以載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尚庶幾也

孔伋字子思魯人孔子之孫也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也子

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吾何慎哉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為曾子言難繼以禮御之縣子魯人也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君無哭鄰國大夫之

禮陳莊子齊大夫陳常之後名伯 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東修之問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言時君弱臣强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 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以權微勸之 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漢石奮為中大夫過宫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凭軾盖為敬也

後漢馬援為伏波將軍嘗有疾梁松友候之獨拜牀下

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柰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禮記曰見父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玄曰敬父同志如事父也

張湛為左馮翊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吳虞聳為河間太守疾俗喪祭無度弟昺卒祭以少牢

酒飰而已當時族黨竝尊行之

宋王弘晉末為會稽王道子驃騎參軍父珣卒未免喪後將軍元顯以為諮議參軍加寧遠將軍知記室事固辭不就道子復以為諮議參軍加建威將軍領中兵又固辭時内外多難在喪者皆不終其哀惟弘固執得免

南齊殷叡字文子晉荊州刺史仲堪五世孫叡解義有口才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者叡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㫖為虛

故不足降此旨為實彌不可聞

梁謝朏初仕宋為衛將軍長史明帝嘗勅朏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

後魏李諧為給事黄門侍郎遭母憂還鄉里徵為素下將軍如故以禫制未終表辭朝儀亦以為優仍許其讓

唐王珪為侍中子敬直尚帝女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

姑之儀自王姬下降此事多畧珪曰此禮之廢由來久矣今陛下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哉所以成國家之美耳於是夫妻西向坐公主親執笲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善之自是公主有舅姑者備婦禮自珪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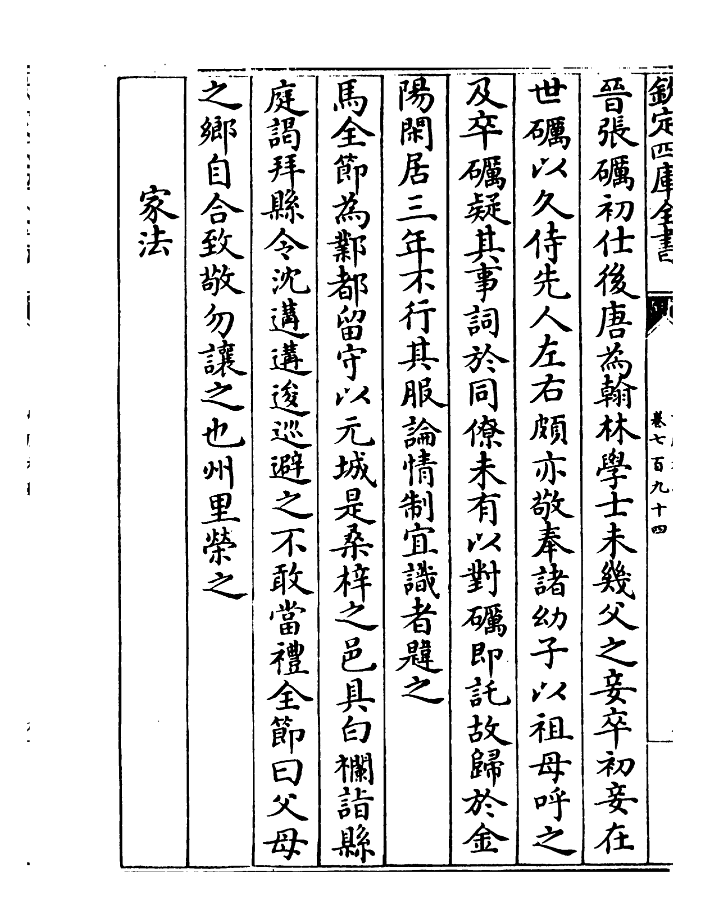
李大亮為長安副留守遇疾臨終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終而卒

苗晉卿上黨壺關人為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會入計

因陳表請歸鄉里既至壺關望縣門而步小吏進曰太守位高德重不宜自輕晉卿曰下公門軾路馬況父母之國所宜尊敬汝何言輕哉大會鄉黨歡飲累日而去

崔造為建州刺史與元元年詔徵至藍田自以源休之甥休與朱泚作亂上疏請罪不敢赴闕帝以為有禮優詔慰勉拜吏部郎中

後唐宋令詢不知何許人也事閔帝藩邸知書樂善動皆由禮



晉張礪初仕後唐為翰林學士未幾父之妾卒初妾在世礪以久侍先人左右頗亦敬奉諸幼子以祖母呼之及卒礪疑其事詢於同僚未有以對礪即託故歸於金陽閑居三年不行其服論情制宜識者韙之

馬全節為鄴都留守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襴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遘遘逡巡避之不敢當禮全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敬勿讓之也州里榮之

家法

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傳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葢夫閨門之内德範所出位在乎正治尚乎嚴故能致恭肅之美流敦睦之譽古之君子莫不先内治而後施於有政者也乃有禮同賓饋法如官司進止有常體貌無懈由是少長咸叙孝慈兼篤茂亢宗之德譪王家之訓聳人倫之瞻仰著方來之模楷非夫仁厚成性德義居質者亦何能及是哉

冀缺晉人晉大夫臼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

敬相待如賓夫婦相敬如賓

士會晉人為大夫家事治

漢石奮孝景季年以上大夫禄歸老於家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奮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申申整勑之貌僮僕訢訢如也訢訢敬謹之貌唯謹唯以謹敬為先帝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帝前其執喪哀戚甚

執喪禮記曰執親之喪子孫遵教亦如之奮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質重子慶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不治言無所治罰

後漢李守通父也為王莽宗師卿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守居家與子孫尤謹閨門之內如官廷也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禹位至太傅

樊重南陽湖陽人也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

禮敬常若公家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位大中大夫

馮良字君卿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

仇覽初為蒲亭長後入太學學畢歸鄉里州郡竝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

妻子庭謁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敢喜怒聲色之異

陳紀字元方太丘長實之子兄弟孝養閨門雝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位大鴻臚

司馬防歷官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所有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

魏裴潛清潔守道每為牧守而父在京師出入薄軬車羣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

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

常林好學帶經耕鉏妻嘗自饋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位光禄大夫

曹純仍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位議郎參司空軍事

吳劉基字正輿繇之子也基遭多難妻子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慼與羣弟居嘗夜卧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位光禄勲

晉何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位太傅

庾亮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威時人或以為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太初玄字長文羣字位安西將軍

孫盛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位祕書監

宋謝弘微從叔峻以爲嗣事係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内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位右衛將軍

南齊王延之爲右光禄大夫竟陵王師家訓方嚴不妄見子弟雖節歲問訊皆先冠曰子倫之見兒子亦然

劉璡爲武陵王華征虜參軍璡兄瓛夜隔壁呼璡共語璡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瓛問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其立操如此

梁劉濳奉寡嫂甚謹家内目細必定諮嫂與妻子朝夕供事未甞失禮人稱之位豫章内史

范雲為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

陳王錫為左僕射兄弟三十餘人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遍及近親敦誘諸弟竝稟其規訓

後魏李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為北州所稱美

崔浩母盧氏湛孫也浩著食經叙曰予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甞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饘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口授為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强記皆此類也位撫軍上將軍

楊椿弟津孝友大至兄弟皆有孫惟椿有曽孫年十五

六矣椿嘗欲為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椿子昱以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羡焉一家内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惟有盧淵兄弟及椿昆季當世莫逮焉椿位太保

盧度世子淵昶等父母亡後百口同居親從昆弟嘗旦省諸父出坐别室至暮乃入廟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率以禮如此

許詢字伯禮頗有業尚閨門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書

李神儁嘗稱其家風

宋推字季預性清嚴治家如官府

鄭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内有無相通為時人所稱美

辛少雍為給事中性仁厚有禮義門内之法為時所重

少雍卒妻王氏有德義與其從子懐仁兄弟同居懐仁等事之甚謹閨門禮讓人無比焉士大夫以此稱美

崔挺子孝芬孝暐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

芬等哭泣哀慟絶肉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暐等
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
鳴而起旦參顔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需聚對
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
振既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
凊出入啓謹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
物尺寸以上皆内李氏之庫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
者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挺弟振字延

根少有學行亦居家孝友為宗族所稱挺位北海王詳司馬

北齊高隆之為太保録尚書寡姊為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甚以此稱之

崔㥄為侍中㥄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為時所稱位東兖州刺史

羊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飾為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太和中於兖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竝出家為尼咸

存戒行位驃騎將軍

後周李和爲柱國大將軍和立身剛簡老而愈勵諸子趨事若奉嚴君

裴俠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者咸付一通

柳靖河東解人也為廣德郡守隋文帝受禪遂退居鄉里閉門自守子弟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庭下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

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惟恐柳廣德知也

隋柳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位太子太保

崔弘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籩楚閨門整肅爲當時所稱位檢校太府卿

唐李勣爲司空閨門之內肅若嚴君位太子太師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沔之子家以清儉禮法爲士流欽慕位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晟封西平王理家以嚴稱諸子姪非晨昏不得謁見

言不及公事視王氏甥如已子嘗正歳崔氏女歸省未及階晟却之曰爾有家況姑在堂婦當奉酒供以待賓容遂不視而遣還家其達禮敦教如此

郭曜尚父汾陽王子儀長子曜性孝友廉謹子儀出征居外曜當留治其家少長千人各得其所位太子少保

穆寧子贊與弟質員賞皆以家行人才為縉紳所仰贊官達父母尚無恙家法清嚴贊兄弟奉指使笞責如僮僕贊最詳謹至今言家法者以穆寧為嚴訓之家寧位

秘書監

晉張仁愿兄仁頵善治家勤而且約婦女衣不曳地什物多歷年所如新市焉位大理卿

周裴羽為左常侍性謙恭静守居家嚴肅累將命於四方不渝所履頃在雒邑其鄰未嘗聞一日諠譁故終身無玷時論多之

鄭受益唐宰相餘慶之曽孫也餘慶生澣澣生從讜兩為太原節度使再登相位從讜兄處誨為汴州節度使

家襲清儉深有士風中朝禮法以鄭氏為甲處誨生受
益受益亦以文學致身累歷臺閣

矜嚴

容止可觀傳紀孝㷖之德威儀不忒詩稱宜弟之風豈
君子佩服前訓淑慎厥躬方正積中而端莊發外風範
詳雅而進退矜嚴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動有常度識視
而不差居無惰容造次而罔失雖處闇而必整抑在野
而益嚴正色詳言對妻子而無戲閒居燕處聞雷雨而

必變遠暴慢於朋友化真厚於閨門足以儀表薦紳鎮靜雅俗仲尼云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其是之謂乎

漢董仲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後為膠西王相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為郡文學武帝末直指使者暴勝之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古長劍首似玉作并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刻似蓮花初生未敷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佩環玦帶玉

環又有玉玦褒衣博帶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廣博之帶也盛服至門上謁上謁若今通名也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履不著跟曰躧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後為京兆尹

霍光為大將軍封博陸侯為人沈靜詳審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

後漢李忠初以父任為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以好禮修整稱王莽時為新博屬長王莽改信都國曰新博郡尉曰屬長郡中咸敬信之

侯霸字君房為太子舍人矜嚴有威容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終太中大夫

朱暉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位至尚書令

徐防明帝永平中舉孝廉除爲郎體貌矜嚴占對可觀

帝異之

刁匙爲東海相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其惰容焉

魏郎爲尚書被黨議免歸家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

不見惰容

鄧訓雖寛中容衆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

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温色後爲護羌校尉

朱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

十為郡督郵

袁安為人嚴重有威敬見於州里初為郡功曹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夷平也踞蹲也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竒其異遂與共言

侯瑾敦煌人也常以禮自持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稱疾不到

司馬防性質直方雖閒居宴處威儀不忒位至騎都尉

魏崔琰為中尉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

王朗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位至司空

吳呂範為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

晉和嶠字長輿少有風槩慕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位至太子太傅

王劭字敬倫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惰

替之容桓温甚罷之終吳國內史

孫晷吳國富春人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徵辟竝不就

庾亮字元規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為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巖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嚴莫敢造之

宋謝弘微性嚴整舉止必修禮度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位至侍中

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棊八勢位

至左光禄大夫

王玄謨性嚴未甞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後終於都督

孔顗為安陸王冠軍長史又隋府轉後軍長史凡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

顏竣為吏部尚書容貌嚴毅

謝方明初為高祖主簿性嚴恪雖處闇室未甞有惰容無他技能自然有雅韻

范鵠畢之子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及睟反伏誅

袁粲字景倩峻於儀範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梁僕射張稷曰公見人輒矜嚴位至司徒侍中

南齊江軻字伯倫真嚴有孝行宗人江槩位至侍中性豪侈惟見軻則斂挹焉

王思遠立身簡潔明帝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季珪之嘗曰見王思遠終日安坐不

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横唐突卿宰便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思遠位至侍中

梁范岫恭敬嚴恪進止以禮位至金紫光禄大夫

王茂為中權將軍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

何敬容為太子中庶子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入

後梁柳洋河東解人少有文學以禮度自居與王湜俱以風範方正為當時所重位至吏部尚書

陳蕭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局望之儼然雖造次之間必由法度釋褐著作郎

顧野王少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者貌似不能言及其勵精履行皆人所莫及位終光禄卿

後魏封軌善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吾聞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

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為賢言者慙退位至征虜將軍

常爽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隷未嘗見其寛誕之容後

為宣威將軍

裴粲為弘農太守免官曽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

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葢覆之

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

北齊崔瞻字彦通清河東武城人聰明强學有文情善

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妄發年十五刺史高昂署主簿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性宏裕有威重身長六尺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莫不加敬位至睢州刺史

趙將父彥深有七子將最知名沈敏有父風温良恭儉雖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位為散騎常侍

後周長孫紹遠魏太師雅之子性寛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朋儕莫敢褻狎位至少司空

唐瑾為中大夫兼内史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暇常著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烈風雖閑夜宴寢必起冠帶

端笏危坐

長孫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梧神彩嚴爽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及為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羣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每與語嘗肅然畏敬恐其所失後為荆州總管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

裴邃河東聞喜人性方嚴為州里所推挹為從事中郎

隋令狐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賔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起家吏部上士

唐李暠為太常卿歷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風儀秀整所歷皆以威重見稱

韋陟自幼風標整峻獨立不羣位至吏部尚書

韋弑好修整尚文藝容止嚴厲有大臣體位至太常少卿

鄭珣瑜為河南尹迎送中使皆有常處吏窺之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

崔郾資質偉秀神情雅重人望愛之終不可洽不知者以為事高簡拘靜默耳終於浙江觀察使

令狐楚威儀儼整望之若不可犯性寛厚愛重而門無雜賓嘗與從事醼語方酣有非類偶至因立命徹去筵席毅形語色故累居重任正直之稱如初

梁趙凝為襄州節度使氣貌甚偉好自修檢每整衣冠

必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對客之際烏巾上微覺有塵即令侍妓持紅拂以拂之人有誤犯其家諱者往往遭其檟楚其方嚴也如是

後唐趙光逢風神秀異從微至著動守規簡見者肅然議者翫之自爲玉界尺位至司空平章事

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四